



权力，欲望，仇恨，爱情，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念想。
那些念想和执念滋养着那朵青莲，
虚妄的青莲。
看不穿的，是人心。
放不下的，是执著。

半顏傾城

Ban Yan
Qing Cheng

桂媛作品





半顏傾城

Ban Yan
Qing Cheng

桂媛
作品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颜·倾城 / 桂媛著. 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
2011.10
ISBN 978-7-308-09154-1

I. ①半… II. ①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0162 号

半颜·倾城

桂 媛 著

责任编辑 张 琛
文字编辑 胡 畔(hlpp_lp@163.com)
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23.75
字 数 440 千
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308-09154-1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(0571)88925591



权力，欲望，仇恨，爱情，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念想。

那些念想和执念滋养着那朵青莲，
虚妄的青莲。

看不穿的，是人心。
放不下的，是执著。

CONTENTS
目录

- 【第一章】 燕归来 / 001
- 【第二章】 前尘误 / 013
- 【第三章】 宫门深 / 026
- 【第四章】 醉高歌 / 036
- 【第五章】 舞倾城 / 052
- 【第六章】 采茶舞 / 064
- 【第七章】 故国梦 / 076
- 【第八章】 玉门关 / 087
- 【第九章】 浪淘沙 / 097
- 【第十章】 舞流香 / 108
- 【第十一章】 帝王心 / 120
- 【第十二章】 声声思 / 134
- 【第十三章】 踏摇娘 / 147
- 【第十四章】 相见欢 / 161
- 【第十五章】 花非花 / 170
- 【第十六章】 思难应 / 183

Ban Yan
Qing Cheng

半顏傾城

- 【第十七章】凭栏人 / 193
- 【第十八章】点绛唇 / 206
- 【第十九章】桃之夭 / 218
- 【第二十章】恨来迟 / 232
- 【第二十一章】连理枝 / 246
- 【第二十二章】风波恶 / 257
- 【第二十三章】春声碎 / 270
- 【第二十四章】乌夜啼 / 282
- 【第二十五章】香如故 / 290
- 【第二十六章】兰心死 / 302
- 【第二十七章】醉红妆 / 312
- 【第二十八章】侯门娇 / 323
- 【第二十九章】香魂散 / 331
- 【第三十章】长相思 / 339
- 【番外】谢夫人传 / 345



【第一章】燕归来

经历了长途跋涉后,我和一群胡女舞姬终于从拥挤不堪的马车里走了出来,大燕的都城——繁华的邺城,梦里的邺城,终于到了。

我们住进邺城最豪华的客栈,当身着薄裳轻纱、妖媚异常的我们含笑走进客栈时,整个邺城都震动了。

五天时间,三十二个女伴都有了去处。只有我,依然在客栈里静候买主。

“爱丽珠儿,”胡商康世德满脸喜悦,“快点准备起来,相王府的人要看下你,你今天可要好好表现。”

康世德翻出压在箱底的金铃递我,又递给我一身轻薄的云纱舞衣,他一向舍得下本,尤其是在抬高我们身价方面,从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胭脂、最好的衣饰。

身上香云纱舞衣随影而动,如雪肌肤隐约可见,指间的金铃清脆作响,如梵音,又似魔音。三尺青丝倾泻而下,额上的黄金月牙红宝坠链落入眉心,红宝石颤颤巍巍,闪着妖异的光芒。一方金纱遮面,踏莲步,不沾尘,妖娆邪媚,宛如罗刹。

康世德既高兴又紧张,我是他最后一个未脱手的舞娘,好不容易遇见了主顾,还是大主顾,他心里不断地盘算着该要价多少。

“爱丽珠儿,”他最后一次叮嘱我,“这里和普通人家不同,你可千万要注意,不要得罪王爷。”

我嫣然一笑：“您只管放宽心收钱吧。”

马车沿着邺城宽宽的青石路一路小跑，我透过轿帘看着外面，这是五天来我第一次看外街，熙熙攘攘的叫卖声好不热闹。我闭上眼，竭力不让眼泪流下来。

“听说胡女擅舞，你先跳给王爷看看。”管家带着我走到一个宽大的和室内，隔着一个半透的纱帘，隐约看到两个峨冠博带的男人坐在里面。

我微微低头，按胡人的礼节行了个礼，乐师隔帘而奏，我微笑着，踢掉脚上的软鞋，随着音乐款款摆动腰肢。

飞天，我跳得最好的一支舞。舒广袖，撒金铃，腰柔软似蛇，媚眼如丝。我是天神，又是人间的欲，人间的爱。

帘后的相王爷许久后方道：“胡女？”

低颌，从容行了中原的礼节：“禀王爷，奴婢并非胡女，乃是邺城人，只因家道凋敝，自幼被卖到敦煌，如今胡商又把我带回到这里。”

“听说你的胡名叫爱丽珠儿，有汉名吗？”相王爷的声音苍老而锐利。

“奴婢原有个汉名叫青漪。”水袖漫不经心一抖，身子半倾，越发腰如扶柳，眸光似水，漫向帘后，说不尽的妩媚。

“青漪，如此清雅的名字用在一个舞姬身上，真是有趣。”坐在一旁未曾开口的人说话了，声音很年轻。他坐在暗处，影影绰绰，只看见一个瘦削的身影。

“青漪，你摘下面纱来。”相王爷令道。

我缓缓摘下脸上的面纱，半张脸上画着一朵曼珠沙华，红胜血，瓣如爪，怒放张扬，说不出的妖邪。

室内一片死寂，半晌那年轻男子问道：“你为何将半张脸画得看不清面目？”

别回面纱，我轻声回道：“王爷容禀，奴婢自幼面容被伤，故而在脸上描摹些花饰遮掩伤疤。”

“可惜了。”相爷叹道，“竟然是个毁容的女子，那康世德也真是可恶，还说是最好的舞姬，竟然欺骗于我。”

“未见得，虽然半边脸上尽是花饰，倒与平常见的女子大有不同，很是别致。依我看，这脸虽然只有半边，却美艳惊人，有些不同凡俗。那康世德倒有几分眼力，赏他百金，令他去吧。”那年轻的声音命令道。



我留在了相王府，成为相府家里几十个歌舞伎之一。相王府日日歌舞酒宴不断，而我始终未曾上到堂前，每日看着其他舞伎忙碌不停，倒乐得清闲。

每日只听得她们说，今日里来的是位高权重的老头，还是翩翩风度的青年才俊。每次有青年才俊到场，都跳得卖力些，希望能被哪位看中，让相王赏了去，也算是跳了龙门。

“为何不选那些位高权重的老头？至少家中金帛不少，过去了，衣食断是不会少。那青年才俊还不知道家财几何，过去了，未必会少受苦。”我笑着问紫眉。

她瞥了我一眼，对着铜镜继续贴花钿：“你呀，那些老头家中哪个不是姬妾成群，过去了，不过图一时新鲜，将来少不得受苦。要是那老头身体不济，早早地过去了，那就更惨了，家中主母还得把我们这等人卖出去。倒不如找个少贫的才俊，即使家中潦倒些，到底是还能守一辈子。”

女人到底还是惦念着嫁个良人，相伴一生。

“爱丽珠儿，今夜你献舞，好生准备去。”大管家不期然出现，我低头唱喏。

大管家走后，紫眉对我深深一拜：“珠儿，倘若他日你飞黄腾达，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这里的姐妹。”我扶起她笑道：“何出此言，这还是妹妹第一次献舞，前途未卜。说不准会犯了什么规矩，直接撵了出去。”

紫眉握着我的手，淡淡一笑：“妹妹品貌与我们此间姐妹大有不同，且不说别的，那日，王爷和公子少卿居然亲自去看你，又一直不让你给大臣们献舞，可见王爷肯定对你别有所图。今日来客必是显贵，你肯定是要跃上龙门了。”

我讶异紫眉的深沉，想不到她竟然有如此深思。她继而一笑：“我在这府里待得久了，见的事多了，多少知道些王爷的心思。”“公子少卿是谁？”我想起了那天那个青年男子。“他是当今皇后的胞弟，年少有英才。”她突然有些羞怯。我看着窗外那株开得茂盛的桃花，轻轻地笑了，相府的春天到了。

洗净脸上繁复的花饰，只点两笔粉色，遮住两处伤痕，将长长乌发用粉色缎带松松扎起，身裹素白的舞衣，我迈向王府宴客的大厅。

坐在堂上的客人只有两位，一名衣着华丽的女子坐在上席，不怒自威。坐她下首的，是个锦衣公子，正端着茶，见我进来，抬头相望。

他生得好样貌，正是世人常说的翩翩公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里闪过惊异，口里说道：“姐姐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个舞姬青漪。”

原来是他。他身边那个必然就是当今的皇后，想不到我来邺城的第二支舞竟然是跳给皇后看的。

腰一软，眼波掠过少卿，浮起一丝笑意。洞箫响起，如泣如诉。抬云手，折柳腰，娇躯翻转。翘袖折腰舞，昔年汉朝戚夫人最擅长的舞。

望君归来，不离不弃，生死相依。

身软影斜，跳得幽怨，蹙眉，轻吟，低唱，不胜娇怯，脸颊上两笔粉红，透过轻盈的白衣，仿佛清雅的莲花在水面浮动。

舞毕，皇后不说话，只上下打量我，目光闪烁，似要将我看透，许久后对相王爷点点头，便匆忙离去。相王很高兴，对我说：“今日表现不错，下去吧。”我低头唱喏，退出前，目光拂过依然端着茶盏的公子少卿，他坐在桌前，出神地望着我，面色冷峻。

过了几日，一顶软轿把我送进宫里，从此我就有了个新的身份：教坊教习，负责在宫里教舞女们舞蹈。

皇后命我们在端午节的宴会上献舞。消息传来，教坊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习舞都不专心了，舞女们纷纷托人在宫外购置胭脂水粉、珠钗翠玉、香囊头油，请绣坊的人帮着在舞衣袖口领口绣上别致的花饰，更有舞女奇思妙想在衣服上绣上自己的名字，希望被人一眼记得，拔得头筹。

我随她们折腾，只要不违宫规，何不不让她们做场梦，宫里最不缺的就是美貌的女子，只是缺机会。从妃嫔到宫女歌舞乐伎，甚至绣坊里的绣女，都做着同样的梦。

天气一天热似一天，端午节转眼到了，今年皇帝要与群臣共度端阳，设宴流云殿。

我对着铜镜细细描摹，画眉入浅无，点唇若朱，脸颊上画着彩蝶，翠绿盈蓝，几欲翩飞。娇艳的白莲开在胸口，抹上细细的珍珠粉，晶莹的花开得剔透。

素银的簪子松松挽个云螺髻，剪翠羽斜插发髻之上，大红的舞衣裹在身上，束纤腰，手戴金铃。将鲜红的凤仙花捣烂，细细涂在脚趾上。今夜是我的舞台。

夜幕低垂，皓月当空，金黄的宫灯点亮了偌大的流云殿，皇帝和皇后率领众妃嫔美人面南而坐，两边坐满了群臣。

鲜热的粽子香味混合着艾草奇异的香，甜腻的绿豆糕堆得高高的，浓烈的雄黄酒端上桌，珍馐美味堆满了桌子上的每个角落。

酒酣耳热之际，皇后道：“此番萧将军胜利凯旋，又逢端阳佳节，何不让教坊歌舞

伎上来献舞庆祝一下。”皇帝点点头，宦官拉长调子喊道：“传歌舞——”

舞女们鱼贯而入，一曲盛世繁华，歌颂帝王贤德，四海升平。皇帝龙颜大悦，连喊数声“赏”。

齐声谢恩，刚准备退出，突然听到皇后道：“青漪，你留下来，再舞一曲。”

我低头唱喏，示意乐师，踢掉了鞋子，脱掉宽大的舞衣，只着贴身薄纱袖衣，两个水袖舞得花团一般，腾挪跌宕，似穿花蝴蝶，又似出水袅袅娉婷的莲花，脚步轻盈如流云浮水般，眼波流转，尽是风情。一个急转身，头上的银簪子飞了出去，满头的黑发飞了起来，如黑云墨雨，落了下来。

心思陡转，赶紧看那簪子的去处，端端地落在少卿的桌前，侧身在他桌前，弯腰衔起银簪子，扭过身来，徐徐仰面坐起，不期然遇见少卿的目光，如火如荼，我看见了无限的欲望被克制，又有无限的哀痛。

突然有一丝慌乱，簪子又落到脚下，不好再借着舞去取簪子，只好让头发与身体一起舞蹈，淡淡的桂花香在发起发落间散落在整个流云殿。

音乐渐渐有些迷乱，散发起暧昧的味道，琴音若有若无，撩拨起人心底最深的欲望，手里的金铃叮叮作响，像无数的小手滑过皮肤，腰更柔软，软若无骨的身躯掩隐在飞舞的云袖之间。我听见有人喃喃低语：“妖孽，妖孽。”

琴音戛然而止，令所有人心头一凛，恍若大梦初醒。

我挑起舞衣披在身上，低头跪拜。良久，只听见高高在上的玉阶之上那个男人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叫青漪？”我屏住呼吸，让自己平静，小心谨慎地答道：“回禀陛下，奴婢青漪。”皇后在一旁笑道：“陛下，臣妾说得不错吧，青漪，你起身回话。”“抬起头来。”他的声音，漫不经心又充满威仪。我缓缓抬头，我无数次梦见的男人，大燕皇帝——慕容白，近在咫尺，高高在上，光华笼罩，只觉得目前金色流淌，帝王的颜色。

那声音若从云端传来，“听说你在胡地长大，宫里的规矩倒不错。”

“都是宫里嬷嬷教得好。”我挪开眼看着他身后的龙纹宝座，不敢直视，心底不停呼啸：杀了他，杀了他——

潜伏在心底的怪兽，剑拔弩张奔腾而出，几欲将我吞没。身体微微发抖，因控制这心魔而抖。

“朕觉得你似一个故人。”他拈起一块绿豆糕，在手中随意揉捻。

我心头一凛，仿佛自己就是那块糕点，只要他轻轻一捻，便化作了飞灰。

他看似漫不经心，眼神却无比锐利，像刀一样将我一层层剥开。

徐徐转头，微托香腮，轻斜脸颊，单让那张画着蝴蝶的脸对着他：“奴婢出身贫寒，自幼被卖到了胡地，此次还是第一遭回到中原。”

“你的脸为何画成这样？”他果然被我的脸吸引了。“奴婢年幼破相，画几笔花饰掩饰。”我眼波顾盼，嘴角轻扬。

他放下手中的绿豆糕，取丝帛擦手：“你以后不用在教坊教习了，封美人，留在倚月阁好好跳舞吧。”他将丝帛随手丢在一旁：“朕累了，今天的夜宴就到此吧。诸位晚安吧。”

不再提我，仿佛刚才册封的事情，只是一阵清烟，散了。于他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
我低头谢恩，抬头的瞬间，我瞥见少卿，他紧紧捏着拳头，指节发白。

倚月阁。

因其观月赏荷最好而得名，夏日里阁内湖面莲叶田田，荷香阵阵，偶有蛙鸣，颇有几分情趣。前朝公主最爱这里，夏日里一半都住在此地，题名为倚月。

到了本朝，此地成了荒凉的地方，谁都不喜欢这里的孤清。

我去时，只有两个小丫头泼水打扫。屋内尽是旧摆设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偏厅设有一张书桌，桌上放着一方旧石砚，许多书简高高堆起——都是前朝公主的旧物。

轻轻推开侧窗，灰尘簌簌落下，外面就是荷塘，虽然无人打理，湖上荷花却开得热闹，少了几分妩媚，多了点野性，微风吹来，有淡淡荷香。

放眼望去，湖边的柳树下依稀站着一个人影，我急忙转过身去，做出不耐烦的样子，用力摔打窗户，走进屋内，令两名宦官速速打扫。

屋内的丝绵尽换新品，我带来的梳妆用具也摆放整齐，当中的檀香桌上空空荡荡，我走了过去，上面还刻着一个名字：端平。

我轻轻抚摩那个字，刻得很干净。突然听见宦官尖细的声音：“皇后娘娘驾到——”

一阵慌乱的叩拜，皇后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殿心，这位后宫里的最高统治者向我伸出了手：“妹妹请起。”

她穿着明黄的常服，没有戴后冠，仅在鬓里插了五凤衔珠的钗，显得既亲切又威严，向世人昭告她后宫之主的地位。她姿色平平，只因她的父亲淮阳王对当今圣上有辅佐大功，才得以入主深宫，成为这后宫的主人。

她今天很高兴，四下打量房屋，坐在檀香木桌旁：“姐姐今日来得仓促，没带什么

礼物，想着你刚来这里，没什么衣服，让绣坊给你做了几身衣裳，还有这几盒胭脂，是前些日子皇上赏的，姐姐不大用这些，不如给你，倒有些用处。”

“谢娘娘赏赐。”我接过赏赐。

她又笑道：“妹妹不比其他人，没个娘家人依靠，都是这后宫的姐妹，本宫理应照应。”

“臣妾能有今日全靠娘娘提携，以后也要仰仗着娘娘。”

她很满意，又环顾了一下四周：“这里只有两个宫女？这怎么够，梅雪，你留下来吧。”到底还是不放心。

不能推脱，只能再次谢恩。她满意地站起身来：“本宫先告辞了，明日早晨再叙。”

她走得轻松，把难题留给了我，我看着眼前这个对我低眉浅笑的梅雪，心里警惕起来。她吩咐两个小宫女继续打扫，走到我面前行了个礼：“美人，奴婢这里有礼。”

“岂敢，我初来乍到，宫里规矩都不知道，还承您多照应。”我扶起她，细细看来，她倒是个美人儿。

“美人不必多虑，娘娘留我在此，虽然是有监视之意，但是对美人也是保护。”她倒把话挑明了，“后宫凶险，美人初来，少不得有些明枪暗箭，奴婢替您防着，又有皇后娘娘为您撑腰，到底还是要安全些。”

好个聪明的宫女。我随手拈起皇后赏赐的胭脂，她顿了顿说：“以后无论谁送来的东西，还是奴婢先替您看看好。”

我轻嗅那胭脂的味道，果然是贡品，不同凡俗：“就如你说，如今皇后娘娘还用得上我，她不会害我的。”

梅雪到底是宫内长大的，既恭谦又聪慧，事情安排得妥帖。她不再拿出皇后身边人的样子，恭敬地给我奉茶送水，梳妆打扮。她用梳子抹上桂花油，一点点盘起我的长发，末了插上一支金步摇。我把玩着手里的玉梳，问她：“你要向皇后娘娘怎么汇报？”

她的手停了一下，接着整理：“自然是要如实汇报。”

“哦？那你不怕我？”

“怕，可是这宫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，奴婢不说，自然有人说。这宫里没有秘密，你看那边湖下扫地的宦官，一直在那看着我们呢。”她帮理好了头发，又替我整理

衣裙，“今天是您第一天晨省，规矩可千万不能错。”她又把规矩讲了一遍，我没听，接着问道：“皇后娘娘接我入宫是为了谁？”

“皇后娘娘虽然入主中宫多年，但是没有子嗣，杨美人进宫后，得皇上专宠，前些日子生下了一个皇子，封为德妃。”

“皇后此前也找了不少人吧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没有一个合皇上的心意。”她倒诚实，想必我是皇后最满意的人选了，没有靠山，却能引起皇上的注意，而且只能倚仗她的保护。

“后宫风云莫测，皇上之所爱，就是众人之所恨，请务必小心。”她扶着我走出倚月阁，向中宫走去。

每日晨省是宫里的规矩，皇上入主朝廷前，生母就已经仙去，后宫之中，最高就属皇后娘娘。每日早晨有品级的妃嫔都要去皇后那里问安。皇后也借此看看又有什么新的动静。

我去的时候，已经坐满一片，两边珠翠华服，煞是好看，都在等皇后娘娘。虽然静悄悄一片，几位妃嫔已经用眼神交流起来，暗流涌动。

我拣了个小席坐在角落里暗暗打量，坐在最上边的几位应该是淑妃、德妃，接下来的是昭仪、昭容，坐我旁边的是婕妤。

坐在左首第一位的那个满脸倨傲、面容姣好的就是德妃，她鄙夷地上下打量着我，毫不避讳。

“皇后娘娘驾到——”皇后威仪万方地从珠帘后面走了出来。“近来宫中不太平，我知道有些人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，不要以为今天你们得了宠，就升了天，皇上不过是图个新鲜，宫里最不缺的就是美人。”她意味深长的一席话，引得众人眼光全溜向了我这里，新册封的嫔美人。

德妃神气有些不屑，她盯着我脸上的花饰，轻蔑地笑了。

“好了，散了吧，各自都回去想想吧。”皇后厌倦地摆了摆手。

各自怀着心思散了，我走在后面，远远听见德妃的声音：“不过是个小小舞女，还毁了容，这样的女子要多少没有，还指望她能翻出什么花来。我看啊，某些人又要失望了。”

“娘娘您自是不同，又有龙子，我们自然不敢与您并论。”李昭仪有些巴结。

“各位都是名门望族，出身显赫，皇上难道会爱贱嫌贵吗？皇后娘娘说得对，皇上

不过图个新鲜罢了。若真是格外爱惜，怎么舍得让她住在那么破旧的地方？”她瞥了我一眼，“回宫。”

梅雪紧紧抓住我，我拍拍她的手：“你抓疼我了。”她松了手：“奴婢失礼了。”

“你不必紧张，”我看着那群窃窃私语的女人，“我不会动怒的。”

何必理会这些失意的女人。

扯去满头珠翠，洗去厚厚铅华，厚重的朝服丢到一边。只一根发带束了头发，换袭冰绡蚕丝裙，倚坐在临湖的回廊上，手握一卷书，单等皇上驾临。

梅雪给我端来一盏茶：“美人，刚才宦官通传过了，皇上一会就到，您请梳妆”。

“不必，”我把书丢到一边，“都说我是不懂规矩的粗人，那我就粗野到底。”

梅雪刚想劝我，远远听到宦官尖细的嗓子：“皇上驾到——”

我应声望去，慕容白站在阁内，凝神细望我，眼神如刀，扑杀过来，躲避不及，只觉得全身都疼。

梅雪叩拜在地，轻轻拉扯我的衣角，让我跪下。

我没有跪下，微微侧目之际，他已经拂袖离去。

梅雪惊皇失措，她万万没想到慕容白会拂袖而走。“美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为什么会走？”

“还不是你说的，没有打扮，皇上不喜欢。”

窗外的荷花开得正香，浓浓的花香蒸腾熏天。

我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莫非他没有忘记？

一连几日，宫里已经传遍了我的笑话。皇后很失望，不再打发人来我这里，每日晨省时，幸灾乐祸的妃嫔笑得更欢，毫无忌讳，德妃笑得尤其开怀。

梅雪很着急，每日都在四处打探皇上的消息，想为我谋个机会。

“梅雪，你放心，他日我真进了冷宫，也不会让你跟我受累，到时候你还回皇后娘娘那里。”我仔细在脸上画上莲花。

“美人，奴婢既然跟了你，自然是一心一意。”梅雪道：“主子们荣耀，我们做奴婢的，也自然跟着沾光，若是失了意，我们也应当同荣辱。”

我放下手里的笔，戴上翠玉耳环：“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？”

梅雪边帮我梳头，边对我道：“奴婢听说，皇上近日常派个小宦官打探您的

消息。”

“消息准确吗？”

“十分准确，奴婢还听说，皇上最近时常在午后经过映月湖。”

我沉吟道：“你去取我的莲花裙来。”

浓密的长发梳成莲花冠，金翠妆饰，束戴于顶髻上，戴一朵新采的荷花，不施粉黛，穿上莲花裙。这条裙子很特别，像荷花一样，层层错落相互交叠，旋转起来会特别好看，人如花蕊，别有风情。

我令梅雪打探皇上几时路过映月湖，到了即刻禀报我。

少顷，梅雪奔回来，急急说道：“快到了，快到了。”

我缓步走到阁后的水榭，那个小小平台伸入湖心，四边无遮挡，是观景的好地方。

我站在当中，轻歌曼舞。我唱汉宫里那首闻名天下的《长门赋》，字字清晰，歌声随着水纹慢慢传出，别有韵味。

“夫何一佳人兮，步逍遥以自虞。魂逾佚而不反兮，形枯槁而独居。言我朝往而暮来兮，饮食乐而忘人。心谦移而不省故兮，交得意而相亲……”

远远瞥见在湖边缓步而行的慕容白，飞速地转了个旋，莲花裙绽成一朵花，舞姿翩跹，素手妖妖娆娆如莲绽放。

他果然走到近前，远远看着我，待我舞毕，他道：“好，好舞技。”

我拜下身来：“臣妾午后无趣，所以跳舞打发时光，想不到惊扰了皇上，请皇上恕罪。”

“午后无趣，”他近前一步，“《长门赋》。想不到，你歌唱得也这么好。”

“谢皇上夸奖，臣妾不知道这是什么歌，听别人唱过，今日想起，觉得很符合臣妾的心情。”我低下头。

“哦？你不知道这个曲子，宫里禁唱吗？”他虽然在笑，眼神里却依然满是怀疑。

我慌忙道：“臣妾新到宫中，不知宫中规矩，望请陛下恕罪。”

“不知者无罪，”他抬起我的脸，声音滑过我的耳，“你真的那么想朕吗？”

“这后宫里面的女人，哪个不天天想皇上？哪个不天天盼着皇上？哪个不挖空心思希望得到皇上的垂青？”我笑得妩媚，一如后宫女子该有的笑容。

他松开手，只望着我未伤的脸颊出神。

湖面上荷花荡漾，热气裹挟着荷香，包裹着小小的倚月阁。



一连三日，慕容白每天下朝后，都到倚月阁来，用膳及批阅奏折皆在这里。他每日只看我歌舞，从不靠近，亦不肯让我近身，似乎我身旁有着无形的阻力，甚至不肯与我多说话，时常让我穿着冰绡蚕衣裙，坐在水榭里。

而他坐在暗处，看着水榭边的我，一言不发，如中了魔障一般。

每到夜烛深秉时他就离开，匆忙离去，似躲避鬼魅般急切。

后宫关于我的传言沸沸扬扬，皇上的心思谁也摸不透。

这日晨省后，皇后留下我，细细问我那日为何皇上第一次去倚月阁拂袖而去，这几日皇上在我那里做什么，吃些什么，又问我为何皇上始终不肯临幸我。

我满脸无辜，诚惶诚恐：“臣妾什么都不知道，天威难测，皇上每日能来看臣妾跳舞，已是天大福分，哪里还有妄想？”

皇后一脸不悦：“这么好的机会被你碰到了，你就不会抓住吗？这后宫里的女人，只要能有一次机会，就会拼命抓牢。现在皇上对你有兴趣，你要多用心，否则皇上走后，你就后悔去吧。本宫这里有些龙涎香，回去让梅雪点上。记住，后宫的女人一生荣辱都与皇上有关。”

走出中宫，却看见少卿自远处走来，深深纳福：“鄢美人。”

我还以万福：“公子万福。”他官阶虽然不高，却有着国舅的身份，加上又是淮阳王的独子，在朝中地位远远超过一般大臣。

“美人一向可好？”

“谢公子挂怀，妾身一切都好。”我浅浅一笑。

他望着我，面色沉郁，似有许多话讲，最后只轻轻说：“那就好。”若有千钧，又似无声的叹息。

“妾身感谢公子提携，方有今日。”我盈盈拜下。

“不必谢我。”他想伸手扶我，又觉得不妥，讪讪地收回手。

“皇后娘娘该等急了，妾身先行告退，他日若有机会，再为公子献舞一曲。”微微侧身，让到一旁。

他退后一步，哑声道：“如此，我先行一步。”

我看着他纷乱的脚步，轻笑，身子向旁边的花丛扑去：“好大一只蝴蝶呀。”

纤腰微转，手如兰花，云袖飞转，如花中仙子，翩跹而动，一只玉色的蝴蝶从我怀里袅袅飞出。定了身，只微一瞥，少卿还定在原来的位置，回身望着我。